

漢語“兒詞尾”音值演變問題商榷

李 格 非

(一)

北京話的音位系統，與國內某些方言話比較起來，並不見得怎樣複雜，可是在語流中間，它為什麼又特別顯得那樣變化多端豐富多采呢？我想這除了輕音變化以外，詞尾的兒化應當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er”在北京話中①除了作為一個獨立的音位出現以外，它還能非常廣泛地滲透詞尾，使詞的尾韻發生多樣性的語音變化②（也有一些不起尾音變化的）。同時由於兒化後韻母變化的多樣性和兒尾音韻的同一性的交叉作用，使得我們文學語言的用韻範圍，大大地開闊了，放寬些說，除了最標準的兒化通押韻小人辰小言前兩轍以外，幾乎任何韻母兒化以後都可以相互為韻。其次就作用來說，詞尾的兒化，除了可以表示細小格、區別詞義、變化詞性等作用以外③，它還可以在不同的語言環境裏表達出親愛、輕蔑、以至諷刺幽默等各種各樣的不同的情感色彩，因之很多曲藝演唱家們，經常把諷刺性很強教育意義很大的文藝創作，全部通過優美動聽的兒化韻演唱出來，很輕鬆愉快地就掀起了觀眾們的思想情感的共鳴。我們從語音的角度來分析，主要就是由於兒詞尾的滲透作用，大大地豐富了我們民族共同語的音位系統，因而使我們的共同語才能夠更加有條件地在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的方面，非常出色地完成它的交際和表達的職能。我相信今後在普通話的推廣過程中，兒化韻將會逐漸地為全國廣大的人民羣衆所熱愛，也一定會逐漸逐漸地為大家所掌握，這是一個不可阻遏的發展趨勢，我們語言工作者正應當從多方面來分析研究兒詞尾的發展的內部規律，從而幫助推動它的發展。過去唐虞先生曾經用元史的對音的材料考訂過兒音的演變問題，在這一個研究基礎上，我想另外利用古代人民口頭創作的材料，進一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主要是想探索一下現代“兒尾”的音韻，從時間上說，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成熟的（由ni—er的過程④）；從空間上說，當時是在什麼地區廣泛流行？明確了這一個問題

① 一律用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字母標音。

② 參看魏建功教授參校張洵如先生著「北平音系十三轍」及「北平音系小轍編」。

③ 兒化作用見「中國語文」1956年5月號周祖謨教授的「普通話的正音問題」。

④ “n”代替舌面鼻音和舌面擦音的結合體。

的兩面，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兒化詞的內部規律，並預見它今後的發展方向，從而推動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

現在先從兩個關鍵性的問題談起：

一：我們檢查材料究竟從什麼時代開始呢？要解決這一個問題，應當從搞清楚兒詞尾的正確涵義入手，我認為詞後附着的兒尾，當它完全喪失了實詞“兒”的基本語義，徹底虛化透了作為詞尾似的形態單位使用的時候，才算是真正兒化詞的詞尾，因此我們考訂兒尾的音質應當和兒詞的由實化虛的時代聯繫起來考慮。大家公認兒尾的“兒”是由“兒女子”的“兒”虛化的結果，從歷史發展上說，它們是有血肉相聯的關係，但從現代漢語的角度看來，今天已經虛化透了的詞尾性的“兒”和完全具備基本語義的“兒女”的“兒”，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因此我們考訂“兒”音應當從兒詞開始有虛化傾向的時代稍前一點檢查起，才是關鍵所在，那麼，“兒”這一個詞由實化虛，究竟是在什麼時代呢？據我初步檢查的結果（詳細材料本文範圍內不便列舉）先秦漢魏，非常少見，直到唐代，虛化的傾向才開始明朗起來。現在我們就先從魏晉南北朝的材料檢查入手，下列例子只是從我搜集的全部材料中挑出來的一部分，但這些部分的語言事實却很可以代表說明這一時代的總的傾向：

- | | |
|-----------|--------------------------------|
| 雄兒 | 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姜維自一時雄兒也。” |
| 狂兒 |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注：“魯死世衰乃生此狂兒。” |
| 黃鬚兒 | 三國志魏書任城陳蕭王傳：“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
| 廚下兒 | 三國志吳書甘寧傳：“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 |
| 嬌兒 | 南朝清商曲辭前溪歌：“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 |
| 馬上兒 | 南朝清商曲辭明下童曲：“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 |
| 行客兒 | 北朝樂府民歌折楊柳歌辭：“蹀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
| 虜家兒
漢兒 | 同上書：“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
| 健兒 | 世說新語任誕篇：“祖于時恆自使健兒數行切鈔。” |
| 並州兒 | 世說新語任誕篇：“舉手問葛彊，何如並州兒。” |
| 利齒兒 | 世說新語排調篇：“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
| 佳兒 | 同上書：“蒼梧曰，汝有佳兒。” |

- 偷兒 世說新語假譎篇：“夜叫呼云，有偷兒賊……復大叫云，偷兒在此。”
- 可兒 世說新語賞譽篇：“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 黠兒 顏氏家訓：“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稱之爲黠兒。”
- 歌舞兒 梁武帝詩“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
- 壠上兒 梁武帝詩：“旣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
- 遊俠兒 梁昭明太子詩：“洛陽輕薄子，長安遊俠兒。”
- 鳳凰兒 庾信詩：“可憐巢里鳳凰兒。”

從以上材料看來，除“偷兒”一例還有可議之處以外，其餘那些詞的“兒”仍然是起主幹作用的實體詞，基本語義完全存在，附在“兒”前面的那些詞素，完全是作爲兒的附屬成份出現的，對於“兒”起修飾限制的作用，只有世說中極少數的像“偷兒”這一類的詞兒倒很像現代北京話“兒尾”變化詞性的例子，跟“小偷兒”，“叫化兒”這一類動詞名詞化的詞兒很相類似。但是我們說後者是兒化詞，前者還不能說是兒化詞，因爲我們從當時的統計材料看來，“兒”幾乎全部是作爲實詞用的，這裏“偷兒”的“兒”我認爲應當是根據“兒”的基本語義擴張而成的一種輕蔑戲侮的稱呼。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種非常普通的用法，而今天“偷兒”的“兒”，却完全是作爲虛化透了的詞尾來使用的，動詞“偷”是主幹，附上輕讀的兒尾以後，詞性就發生了轉化的情況，因此我們決不能泥於詞形而把這兩個絕不相同的詞的結構混爲一談。搞清了這一個涉嫌的語例子以後，就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真正的兒化詞還沒有成熟。

其次，從唐代的材料中檢出幾個代表來看看：

- 雀兒 燕子賦：“婦聞雀兒被杖”又：“燕子語雀兒……雀兒語燕子。”
- 丈夫兒 維摩詰經菩薩品變文：“共伊彼此是丈夫兒，更莫推辭問疾去。”
- 王梵志詩：“索強欺得客，可是丈夫兒。”
- 大丈夫兒 捉季布變文：“大丈夫兒遭此難。都緣不識聖明君。”
- 童兒 前漢劉家太子傳：“遂於街衢，教示童兒……有一童子，顏容端正。”
- 大童兒 維摩詰經菩薩品變文：“念君惹子大童兒，便解與吾論志道。”
- 外頭兒 父母恩重經變文：“羅袖班班新淚點，一心專憶外頭兒。”
- 婦兒 王梵志詩：“和同相用語，莫取婦兒言。”

- 驢兒 中峯禪師詩：“六箇驢兒拽輛車。”
- 黃鶯兒 金昌緒金縷曲：“打起黃鶯兒。”
- 雁兒 杜甫詩：“雁兒爭水馬。”
- 巧丸兒 韓愈病鴟詩：“今者命運窮，遭逢巧丸兒。”
- 百舌兒 盧仝詩：“病客遙聽百舌兒。”
- 楊叛兒 唐書樂志：“楊伴兒本童謠歌也，古今樂錄作楊叛兒。”
- 火蛾兒 開元天寶遺事：“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
- 郭雀兒 五代史：“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
- 鳳凰兒 李後主臨江仙詞：“爐香閒裊鳳凰兒。”

從以上材料看來，“兒”的作用，已經與唐以前的大不相同了，過去一貫作爲詞的主幹部份的“兒”，現在却經常發現它喪失了基本詞義，附着於其它實詞之後，漸漸形成爲語尾成份了。只有李後主的“爐香閒裊鳳凰兒”和前一階段庾信的“可憐巢里鳳凰兒”兩個例句中的兩個“鳳凰兒”，詞形完全相同，值得注意一下。就語言環境看，我們認爲“巢里鳳凰兒”係指小鳳凰而言，“兒”仍爲實詞，“爐香閒裊鳳凰兒”係指香煙繚繞宛曲盤旋若鳳凰之狀，這一個“兒”應爲語尾的記錄無疑。其次“童兒”的“兒”也似乎還具有它的基本詞義，還有作爲實詞的可能性，但聯系全面材料看來，“童兒”與“童子”又每每互相代用，假如說“童兒”的“兒”還有可能作爲實詞，而“童子”的“子”却決不好否認它已經完全虛化，在一定的語言環境裏，二者既然可以互相代用，詞義就有可能完全相等，我們由“子”證“兒”，可以斷定“童兒”之“兒”也仍爲虛化的語尾無疑。搞清了這兩個涉嫌的問題以後，其它的材料就不難鑑別了。從這些材料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跟現代漢語相類似的兒化詞，很可能在唐代就開始多起來了。也就是說，“兒”這一個詞由實化虛的傾向，在唐代已經表現得比較明朗了。打通了這一個環節，就可以幫助我們決定檢查材料從哪一個時代開始的問題。

二：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商榷如何考訂兒音演變的問題，我們應當掌握什麼樣的一個中心環節來解決這一個問題呢？第一：我想從檢查一部份俗文學材料的用韻情況入手，我這兒統計用韻的情況却不是單純注意韻母的變化，而是聯系到聲母和韻母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來討論的。第二：參照宋代韻圖所標明的“等”的變化情況，作爲旁證，因爲韻圖的歸併韻目及變化韻的等第，一定會反映一些當代語言發展的實際作爲情況。此外還利用了一些現代方音異同的對比情況，以推求兒音演變的空間問題。第三：

把兒音演變的問題和漢語 i 韻母發展爲 I ① (市) 韻母的問題聯繫起來討論。這是和“兒”音發展有極其密切的內在聯繫的一個問題，因爲“兒”在廣韻支韻，而支脂之三韻，在魏晉六朝以至唐代以來的文學作品中，一貫都表現得關係密切。這三韻都同爲三等韻，照一般構擬，韻母都包含有一個“i”，可是後來支脂之三韻中由于聲母條件的不同逐漸發生了分化的趨勢。一部分向“I”(市)韻母方向發展(由i—I)；一部分字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基本上仍停留在“i”的階段②(比i的音質略略變洪)。在這樣分化發展的歷史過程之中，我們很可以觀察“兒”音系聯的傾向性，從而推測其音質演變的趨勢。這是我們在考訂兒音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我們將支脂之三韻的分化情況，聯繫聲母條件分別簡述如下：

在支脂之(舉平該仄)三韻中精四、清四、從四、心四、邪四、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禪三、日三、照二、穿二、牀二、審二、等聲紐的字，有的本來就是舌尖前舌尖後一類的硬輔音如 Z, C, S, ʃ, ʑ, ʒ, ……等(濁音未標出)，有的原來是舌面音一類的軟輔音如 ʈ, q, X, ……等(濁音未標出)，後來也都逐漸演變，趨於硬化。這樣一來，全部硬輔音聲母和韻母的前高元音“i”拚合起來，在發音器官的接觸上就產生了顯著的矛盾。例如“思”字，要唸成“Si”。能說不彳亍嗎？“i”長時期受硬輔音的影響，爲了適應這個不調和的環境，就逐漸地發生了音變的現象，由舌面前高元音“i”向舌尖元音“I”(市)的方向發展，從音理上推測這是非常合理的變化(究竟什麼時候變化成熟，在下面實際系聯中求證。)其次根據韻圖的記載，我們也可以觀測到由i→I的演變傾向。在「韻鏡」「之止志」圖中的精從心邪紐的“茲慈思詞”等代表字仍然列于四等(圖列四等實際係三等音質)，可是在「切韻指掌圖」卷二支脂之圖中的記載，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之止志圖中的茲慈思詞等字已經由原來四等圖位超升到一等圖位了。③而且還比「切韻指掌圖」多加了一個清紐的“雌”字。聯想到由文學作品的脚韻系聯所反映出的支脂之三韻中一部份字由“i”變“I”的傾向相互印證，那末，由「韻鏡」到「切韻指掌圖」的四等超升一等的變化，就絕對不是一個偶然性的現象，而是非常科學地反映了語音演變的客觀真實。這一類具有“由i到I，

① I 是小型的大寫 i，代替原來注音字母的市。

② 見趙蔭棠教授著「中原音韻研究」159到173頁。

③ 參看「切韻指掌圖」卷二，71頁，又羅常培教授著「中國音韻學導論」36頁。

由細趨洪”的演變傾向的字，我們管它叫“甲類”，甲類字在元代中原音韻時期就正式形成“支思韻”。

其次支之脂三韻中一小部份精組、章組、日組及絕大多數知組的字，有的原來就是舌尖前音一類的硬輔音如精組字；有的原來是舌面音一類的軟輔音如知組、章組、日組的字。這些軟輔音後來也有很多逐漸演變，趨向硬化，不過這一類硬輔音字與前高元音“i”拚合起來，韻母變化卻沒有上述甲類那樣顯著，只是同化“i”的音質，使它舌位略低音色略洪，基本上仍屬“i”的細音範圍。一直發展到現代，才走完了甲類韻的道路，由 i→i̇^①→I。另外一部份精組字的元音却不適應輔音起變化，而是反過來輔音適應元音，由硬趨軟，由尖變圓。這一類的字在宋元時代仍然停留在三等階段，音質很細，還沒有走上甲類的道路，支脂之三韻中這一部份知、章、日等組的字和一部份精組的字又經常跟齊微灰等韻系聯為韻，我們管它們叫做“乙類”（還包括支脂之三韻中除上述幾個聲組以外的其它聲組，因與本文範圍無關，故未列舉。）乙類字在中原音韻時代就正式形成“齊微韻”。

我們的工作主要就是從文學作品的用韻中，觀察甲乙兩類的分合動態，看他們什麼時代是合，什麼時候是分。更進一步就要看“兒詞”或“兒尾”跟甲乙兩類系聯的情況如何。看它什麼時候和甲乙兩類全部系聯，什麼時候和甲系聯得多，什麼時候和乙系聯得多，什麼時候，傾向顯明，走一邊倒的路線。這一個問題搞清楚了，

“兒”音由“ni”變“er”由細變洪的時代，基本上也就可以探求出來了。總之，我探索“兒”音演變的方法，沒有過多的從“兒”的本身考慮問題，因為唐先生在考訂“兒”音由 ni→er 的過程方面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我主要是從與“兒”有關的各個聯系方面以及各個聯系方面的不同的發展階段來考慮問題。我認為假如脫離了相關的語言材料的證明，只是單純從音理上探求兒音由 ni 到 er 的發展過程，那還不是十分完善的辦法，而且音值的每一個細微的演變階段，都要能找到足夠的語言材料作為證明，那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其次我對兒尾音質的考訂，也只能從幾個相關時代的韻類分合的動態中，作出一些必要的統計，從而考察其音值洪細變化的大致情況，至於細微音值的差制，不宜同時也不能非常精確地擬測出來。其次在統計“兒”字和甲乙兩類系聯情況的過程中，也發現過一些少數例外的情況，但我從有被這些例外迷惑住而感到徬徨，我主要是注意從系聯過程中來探求“兒”音發展的總的傾向，

① “i̇”表示比 i 的舌位略低半度。

看它在某一個時期佔優勢的一面是什麼？處劣勢的一面又是什麼？有時某一個階段的材料不夠，總的傾向還反映得不夠明朗的時候，我就聯貫相關的上下幾個時代，從其歷史發展的趨勢方面進行考察。只要我看準了發展的總的傾向，看出了發展的主流——系聯的優勢的一面，那我就沒有去注意少數例外的語言事實，因為我所考察的時代正是“兒”音由“ni”向“er”演變的波動時代，正當波動的過程中，我們要求看到非常整齊絕無例外的語言材料，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實。

現在就按照我前面所擬定的幾個辦法，進行對材料的分析研究，先從漢魏南北朝着手，重點檢查從唐代開始，因為唐代正是“兒詞”由實化虛轉為“兒尾”的關鍵時期。

(三)

漢 魏 南 北 朝

漢魏南北朝階段，還看不出“兒詞”完全虛化的現象，因此不是我們檢查的重點階段，這兒只就樂府歌辭在用韻方面具有共同特徵的許多語言材料中找出幾個代表來說明甲乙兩類的動態以及它和“兒詞”的系聯情況（全文從略，只寫落韻字，以下引用材料，全部如此）。

上留田行^①：“（兒）甲類、支韻、日三、（子）甲類、止韻、精四、（止）甲類、止韻、照三。”

梁甫吟：^②“（里）乙類、止韻、來三、（似）甲類、止韻、邪四、（氏）甲類、紙韻、禪三、（紀）乙類、止韻、見三、（士）甲類、止韻、牀三、（子）甲類、止韻、精四。”

焦仲卿妻^③：“（履）乙類、旨韻、來三、（池）乙類、支韻、澄三、（事）甲類、志韻、牀三、（離）乙類、支韻、來四、（枝）甲類、支韻、照三。”

阮瑤駕出北郭門行^④：“（馳）乙類、支韻、澄三、（枝）甲類、支韻、照三、（啼）乙類、齊韻、定四、（斯）甲類、支韻、心四、（兒）甲類、支韻、日三、（施）甲類、支韻、審三、（皮）乙類、支韻、並三、（知）乙類、支韻、知三、（離）乙類、支

① 見余冠英先生選註「樂府詩選」33頁。

② 全上書44頁。

③ 全上書62頁。

④ 全上書157頁。

韻、來四、(嘶)乙類、齊韻、心四、(貨)甲類、支韻、精四、(規)乙類、支韻、見四。”

子夜歌^①：“(時)甲類、之韻、禪三、(一)乙類、質韻、影四、(机)乙類、微韻、見三、(匹)乙類、質韻、滂四、(時)甲類、之韻、禪三、(期)乙類、之韻、羣三、(事)甲類、志韻、牀三、(意)乙類、志韻、影三、”

讀曲歌^②：“(字)甲類、志韻、從四、(棄)乙類、至韻、溪四。”

明下童曲^③：“(蹄)乙類、齊韻、定四、(兒)甲類、支韻、日三。”

折楊柳歌辭^④：“(枝)甲類、支韻、照三、(兒)甲類、支韻、日三……(兒)甲類、支韻、日三、(雌)甲類、支韻、清四。”

木蘭詩^⑤：“(離)乙類、支韻、來四、(雌)甲類、支韻、清四。”

就上列這些材料分析，可以將漢魏南北朝階段的“兒詞”系聯情況歸結為兩點：

(1) 甲類乙類同用通押，看不出什麼分化的傾向。也就是說支脂之(舉平賅仄)三韻中後來未起洪音變化的一部份字與這三韻中在宋元時代由細趨洪的精、章、日等組的一部分的字現在還未分開，經常一道押韻，這是和唐以後截然不同的地方。

(2) “兒”與乙類為韻、如“兒”之與“啼”；也與甲類為韻，如“兒”之與“雌”，同時又經常與甲乙兩類一道為韻。這一時期從與“兒”的各個有聯系的方面觀察，找不出他們中間分化系聯的傾向，所以這一階段的資料，不能為我們說明什麼問題。不過這一階段的“合流”和以後的逐漸“分化”，也可以起一個對照比較的作用，看出它發展過程的痕跡。

唐 代

這一階段，主要只就反映人民口語最豐富的一些變文材料^⑥進行檢查。茲將接連四字為韻以上的有關“兒尾”系聯甲乙兩類的材料，列舉於下：

① 余冠英選註「樂府詩選」80頁。

② 全上書90頁。

③ 全上書96頁。

④ 全上書114頁。

⑤ 全上書122頁。

⑥ 根據周紹良先生編「敦煌變文彙錄」檢查。

佛本行集經變文^①：“(池)乙類、澄三、(祇)乙類、羣四、(事)甲類、牀三、(兒)甲類、日三。”

目蓮變文^②：“(兒)甲類、日三、(垂)乙類、禪三、(議)乙類、疑三、(畢)乙類、幫四、(斯)甲類、心四、(期)乙類、羣三。”

目連緣起^③：“(鼻)乙類、並四、(儀)乙類、疑三、(饑)乙類、見三、(兒)甲類、日三、(梨)乙類、來四、(匙)甲類、禪三、(饑)乙類、見三……(遲)乙類、澄三、(兒)甲類、日三、(議)乙類、疑三、(鼻)乙類、並四。”

降魔變文^④：“(希)乙類、曉三、(之)甲類、照三、(期)乙類、羣三、(怩)乙類、娘三、(誰)乙類、禪三、(疑)乙類、疑三、(宜)乙類、疑三、(之)甲類、照三、(時)甲類、禪三、(兒)甲類、日三。”

頻婆娑羅王后宮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文^⑤：“(移)乙類、喻三、(知)乙類、知三、(絲)甲類、心四、(期)乙類、羣三、(兒)甲類、日三。”

漢八年楚滅漢興王陵變^⑥：“(遲)乙類、澄三、(兒)甲類、日三、(知)乙類、知三、(期)乙類、羣三、(移)乙類、喻三、(楣)乙類、明三。”

父母恩重經變文^⑦：“(歸)乙類、見三、(伊)乙類、影四、(兒)甲類、日三、(時)甲類、禪三、(爲)乙類、喻三。”

妙法蓮華經變文^⑧：“(裏)乙類、來三、(吹)乙類、穿三、(徵)甲類、知三、(水)乙類、審三、(里)乙類、來三、(起)乙類、溪三、(以)乙類、喻四、(旨)甲類、照三、(死)甲類、心四、(子)甲類、精四、(使)甲類、審二。”

由上面所舉變文用韻的情況看來，與前一階段有一個基本相同之點，就是甲乙

① 「敦煌變文彙錄」111頁。

② 全上191頁。

③ 全上200頁。

④ 全上220頁。

⑤ 全上264頁。

⑥ 全上366頁。

⑦ 全上96頁。

⑧ 全上9頁。

兩類仍然系聯爲韻，可是相同之中又有它不同的特點，兒與乙類系聯用韻的時候多些，與甲類系聯的機會要少得多，與甲類中精四照二組系聯更少，假如聯系聲母和韻母相互影響的關係來分析它，就會發現一個十分惹人注意的情況，“兒”與甲類字中系聯較多的是照三組字，像“絲”“斯”“死”“子”精組的字佔少數，而且這中間還有一些字的變化傾向是不夠明朗的，如“斯”字在中原音韻時期從它得聲的如“嘶”字還歸入“齊微”，只有“絲”“死”這樣極少數的字既見於韻圖上升字，又見於中原音韻支思韻、是由 $i \rightarrow I$ 的傾向最鮮明的一類。其餘最多的是照三組的字、當然由於它舌面聲母的軟音性質和前高元音結合起來，矛盾較少的原故。因此變化也可能比較晚一些，在這一階段，音質也可能仍然很細，所以與“兒”及乙類爲韻，非常自然。至於精四照二則由於硬輔音與高元音的強烈矛盾，因此元音趨洪的傾向可能要早一些，尤其是精組一類，因此這一類字在變文中與“兒”及乙類爲韻的機會比照三組要少得多。我們翻檢支脂之三韻中精四照二兩組常用字要比照三組爲多，而結果它們與“兒”及乙類爲韻的機會倒少於照三組字，由此推測精四組字可能現階段已經開始處在由四等到一等的波動之中，只是音質變化剛剛萌芽，傾向性還不夠明朗，因此一方面與“兒”及乙類字透露出一點疏遠的痕迹，一方面又仍有通押的現象。這一情況就剛剛反映出是它下階段音質發生飛躍變化的漸變過程。其次這一階段甲乙兩類雖仍然系聯，但與前一階段畢竟有所不同，如上例妙法蓮華經變文的落韻字前7字“裏、吹、微、水、里、起、以”，除“微”字爲甲類知三聲母外其餘全爲乙類（知三爲軟輔音因此韻母可能變化晚些，且知三組在元代入齊微者最多，入支思者較少），後四字“旨、死、子、使”則爲甲類，簡單看待，可以算甲乙爲韻，但稍一注意，就可以看出這正是因聲母硬軟條件的不同而產生的轉韻現象。過渡字“旨”是元代正式變洪唐代未變的軟輔音照三組字，“旨”字以後則爲精四照二等硬輔音的字，兩類分開，界限很明。根據這些情況總的說來，這一階段甲乙兩類，雖仍然通押但通押之中又透露出一點分化的傾向。“兒”與自唐迄元沒有變化洪音傾向的乙類字接觸的時候最多，與甲類字中變化洪音較晚的照三組字接觸的時候次多，與甲類中變化傾向最早最鮮明的精四組字接觸的機會較少。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這一階段“兒”的音質仍然應當屬於三等細音的範圍，還沒有看出它向洪音衍變的痕迹。支脂之三韻中只有“精四”組字從音理上分析，應當是帶頭變化的先鋒部隊。當然“兒”音隨後也是跟着它朝這一個方向演進，因此我們經常把它們聯系起來討論。

(四)

南 宋

“南宋”是考訂“兒”音的一個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時代，現在準備就西廂記、諸宮調、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宋元南戲百一錄、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劉知遠諸宮調等幾部書的材料分為三類進行考察。

一、先就五代史平話，劉知遠諸宮調，大宋宣和遺事等三部書看看甲乙兩類的分合情況：

五代史平話梁史：①“(墜)乙類、滄三、(氣)乙類、溪三、(地)乙類、定四、(味)乙類、微三。”

五代史平話梁史：②“(知)乙類、知三、(遠)乙類、喻三、(歸)乙類、見三、(稀)乙類、曉三、(闌)乙類、喻三。”

劉知遠諸宮調(黃鐘宮雙聲疊韻)：“(帝)乙類、端四、(底)乙類、端四、(戲)乙類、曉三、(氣)乙類、溪三、(醉)乙類、精四、(擊)乙類、見四。”

大宋宣和遺事亨集：③“(碧)乙類、幫三、(溢)乙類、喻四、(滴)乙類、端四、(得)乙類、端一。”

大宋宣和遺事利集④：(歸)乙類、見三、(微)乙類、微三、(飛)乙類、非三、(遠)乙類、喻三、(衣)乙類、影三。”

在上面三部書的腳韻系聯的材料中，除開中間偶爾引用文人作品間有甲乙為韻的現象以外，其餘落韻字甲乙分化的傾向，已經很明朗了，文人的寫作一定是嚴格遵守功令限制，不會照顧實際口語的變化的，他們寧願拗折天下人的嗓子來維持十三元的“an en 同用”，還會顧及到支脂之同用韻中由于輔音變化作用而產生的音色差異嗎。只有民間藝人才能夠徹底地依照活的口語，進行說講演唱，因此在這一個問題上我沒有太多地注意文人創作中的用韻情況，而主要是從這些俗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口語材料進行分析，得出甲乙分化的初步結論。

①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本9頁。

② 同上15頁。

③ 同上49頁。

④ 同上101頁。

二、就這一時期“兒尾”出現得最多的「西廂記諸宮調」的全部材料，進行檢查，看一看甲乙分合的趨勢和兒尾系聯的傾向：

1. 西廂記諸宮調上集[雙調](文如錦)①：“(意)乙類、影三、(世)乙類、審三、(碧)乙類、幫三、(異)乙類、喻三、(水)乙類、審三、(微)乙類、微三、(覓)乙類、疑四。”

2. 全書上集[高平調](木蘭花)②：“(喜)乙類、曉三、(你)乙類、娘三、(議)乙類、疑三、(日)乙類、日三、(席)乙類、邪四。”

3. 全書下集[仙呂調](惜黃花)③：“(喜)乙類、曉三、(禮)乙類、來三、(你)乙類、娘三、(戲)乙類、曉三、(日)乙類、日三、(地)乙類、定四、(理)乙類、來三、(替)乙類、透四。”

4. 全書下集(雪里梅)④：“(地)乙類、定四、(必)乙類、幫四、(氣)乙類、溪三、(的)乙類、端四、(識)乙類、審三、(伊)乙類、影四。”

5. 全書下集[仙呂調](賞花時)⑤：“(校)甲類、照三、(紫)甲類、精四、(時)甲類、禪三、(施)甲類、審三、(視)甲類、審三、(字)甲類、從四、(詩)甲類、審三、(思)甲類、心四、(此)甲類、精四、(子)甲類、精四、(死)甲類、心四、(兒)甲類、日三。”

6. 全書下集[仙呂調](賞花時)⑥：“(枝)甲類、照三、(紫)甲類、精四、(絲)甲類、心四、(詩)甲類、審三、(死)甲類、心四、(思)甲類、心四、(紙)甲類、照三、(時)甲類、禪三、(此)甲類、清四、(事)甲類、牀三、(似)甲類、邪四、(兒)甲類、日三。”

7. 全書下集[仙呂調](滿江紅)⑦：“(止)甲類、照三、(兒)甲類、日三、(子)甲類、精四、(字)甲類、從四、(次)甲類、清四、(紙)甲類、照三、(詩)甲類、審三、(兒)甲類、日三、(子)甲類、精四。”

①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23頁。

② 同上40頁。

③ 同上115頁。

④ 同上178頁。

⑤ 同上123頁。

⑥ 同上138頁。

⑦ 同上150頁。

8.全書下集[南呂宮](瑤台月)①：“(子)甲類、精四、(士)甲類、牀三、(二)甲類、日三、(枝)甲類、照三、(詩)甲類、審三、(志)甲類、照三、(卮)甲類、照三、(辭)甲類、邪四、(廝)甲類、心四、(扯)甲類、照三、(屍)甲類、審三、(示)甲類、牀三、(死)甲類、心四、(思)甲類、心四、(兒)甲類、日三、(死)甲類、心四。”

就上舉董西廂作品中所反映出的語言事實，進行分析，可以進一步得出下列幾點結論：

1. 甲乙兩類分化的迹象，非常鮮明，如1. 2. 3. 4. 例盡乙類爲韻，5. 6. 7. 8. 例盡甲類爲韻，與上幾部書的結論，聯繫起來一看，就可以知道“甲乙分立”已經是這一時代的共同特徵。

2. 在董西廂中，兒尾出現最多，但沒有和乙類接連爲韻，全部都和甲類系聯，這是和唐代以前絕對不同的一個特點，這一個特點，很有力地標示出兒音發展的傾向。

3. 甲類中精組字的音質演變問題，現在有再度強調說明的必要了，從它系聯的態度方面看，這一階段，它幾乎是和乙類完全絕緣了，從音理上看，高元音“i”長期處在ts組硬聲母的影響下，勢必要發生適應性的音值變化，由“i”向“I”的方向飛躍地發展了。從「韻鏡」到「切韻指掌圖」②所載的“韻等”的位置變化情況看，特別把之支韻中一部份精組字由四等提升到一等，與這兒韻脚系聯情況，對照起來一看，更可以知道這決不是一個偶然性的現象。最後我們看一看下一階段中原音韻時期“支思韻”中的“I”韻母的“Z^③組”字，也正是我們這兒甲類中的精組字。從歷史發展的一貫性看來，在支思韻正式成熟歸韻定名的前夕，其中一部份條件特殊如精組一類的字首先演變成熟，這是完全合乎發展規律的事情。我們綜合上述幾點理由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判斷甲類精組的韻母，在南宋時期已經是由細趨洪，由i到I，走完了由中古過渡到近古的歷史發展途程了。

其次，要討論甲類中以精組爲中心而與之系聯有關的其它聲組的字，按現代語音發展情況看，精知兩組應當可以系聯爲韻，但就我所接觸到的材料看來，知組和甲

①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238頁。

② 「切韻指掌圖」一書，從我這兒論證的結果看來，我同意這是南宋的作品。參看張世綠教授著「中國音韻學史」下冊。

③ “Z”是拼音方案字母，等於注音字母的“P”。

類精組爲韻的情況是較少一些，我想知組可能是由於舌面軟聲母硬化較晚的原故，因之它的韻母自宋迄元，還正在逐漸變化之中，直到現在才走完了由 i 到 I 的發展過程。今天崑劇京劇中的某些特殊讀音就很多是知組一類的字，聲母是硬的塞擦音，韻母却仍然是高元音 i，這很可能就是這一歷史演變過程中的中途發展階段的殘餘痕迹。就是說聲母由 t^① 發展到 ʃ^②；韻母還來不及相適應地由 i 演變爲 I，于是形成這一個很不調合的過渡期的特殊發音。其次照二組的中古近古聲母構擬，一般都主張是塞擦音 ʃ ʂ ʐ 等，聲母既然是硬音，元音也就很可能隨之而起洪音的變化，因之它也應當很自然地與甲類系聯爲韻。但在甲類中照二組聲母字，却是比較少見，與乙類系聯的，更難碰到。據初步檢查的結果，支脂之韻中照二組的常用字確實比精四照三兩組要少得多，這很可能是一個決定性的原因。但我們從音理上推敲，從它一貫是硬輔音這一角上推敲，從它在元代支思韻中出現較多的情況推敲，可以斷定它應當是和甲類系聯爲韻的。最後分析照三組聲母的問題，我們從上面唐以前的腳韻系聯情況看，從韻圖的位置看，一般古音學者把它的中古音值構擬爲舌面軟音 ɹ q x (ɹ < ɹ) 等（濁音未標出）這是非常精確的。但是從這一時期董西廂的材料看來，卻又發生了一個驚人的變化，照三組字成羣結隊地與甲類字系聯一道，這應當如何解釋呢？假如我們據此一端就決定其音質已經起了變化，那是非常冒失的事，可是我們聯系照三組聲母的歷史發展情況一看，就不難解決這個問題了。現代北京音 ʃ ʂ ʐ (出 尸) 聲母的古代來源，多數就是中古照三組字。假如就照三組本身的變化情況說，它是全部由 ɹ q x 變爲現代的北京話 ʃ ʂ ʐ 了。再推前一個時代看，在中原音韻時期，照三組入支思韻的極多（入齊微韻的只有極個別的字），其聲母一律等擬爲 ʃ ʂ ʐ^③，今天由唱曲家口耳相傳的讀音也可以證明這個擬音，由此可見照三組自元迄今發展爲 ʃ ʂ ʐ 一類的硬輔音，已經是無可置疑的語言事實，而它的中古音質擬爲舌面音 ɹ q x 等，這在前面論斷里，也早已肯定下來了。那麼、照三組如何能夠一下子由 ɹ q x 就突變爲 ʃ ʂ ʐ 呢？我想這中間應當有一個醞釀漸變的階段，而承接這兩個時代變化的，只有南宋這一個階段，我們從這一時期西廂記諸宮調的腳韻系聯來看，照三組經常與甲類精組字一道爲韻，相反的和乙類字關係極少。而且這一階段照三組的字到了元代就正式和精組字一道被收

① 代替舌面塞音。

② “ʃ” 是拼音方案字母，等於注音字母的“ㄕ”。

③ 見趙蔭棠先生著「中原音韻研究」。

入到支思韻中去了，因此我們從歷史發展過程上串聯起來研究一下，就很明顯地看出，照三組的字在南宋時代，很可能也正處在由細變洪的波動之中，（聲母由 4 q x 到 3 ɣ ɛ；韻母由 i 到 I）

由上面分別聲組進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我們所舉甲類字的聲母，應一律是 Z CS 3 ɣ ɛ（ㄗㄘㄌㄘㄌㄣㄣㄣㄣ）一類的硬輔音，韻母應當是 I 一類的音值較洪的舌尖元音。從上面材料看來，“兒尾”在這一時期就正是全部與甲類系聯，絕少數和乙類為伍，而且還不止這一個時代為然，自此以往，就是一貫地沿着這一個軌道向前發展。元代中原音韻即將甲類大量的精四、照二、照三、及“兒耳二”等日紐的字正式納入一類，歸韻定名為支思韻，“兒”在這一階段為什麼不入乙類，而入甲類，在元代，不入齊微，而入支思？這絕對不是一個偶然性的系聯傾向，而一定是它們的音值有其基本相同之點。我們不敢說這一階段“兒”的音質是 ri(日)或者已經變成了 er(兒)，但我們可以斷言決不會停頓在“n ie”^①的階段是無問題的。假如音質仍然是 n ie 那就一定會系列地與乙類為韻而不會全部與甲系聯。其次與“兒”同組的有一“日”字，（質韻與脂旨至韻有聯系）把它們對照起來檢查一下很可以幫助我們說明這一問題，“日”在中原音韻入“齊微”；“兒”在中原音韻入“支思”。現行崑劇跟皮黃口耳相傳的讀音，“日”要唸 ri(日1)，“兒”唸“er”，這不正是支思、齊微分韻以後所遺留下的痕迹嗎。而這一個傾向却早在南宋時期，已經吐露出來，在董西窗中就看得很清楚，“日”與乙類為韻，“兒”與甲類為韻，界限異常分明。這雖然是個別的語言事實，但它却是有規律有系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正則的示例。我們把前後幾個時代的讀音情況，串聯起來一看，也可以幫助我們說明“兒”與甲類的系聯關係，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標示出“兒”的音質已經由 i 向 rI 或 er(日或兒)的方向急劇轉化了。假如是 rI，則與甲類韻母的音質，完全相同，假如已經演變為 er，按洪細系聯，也與甲類音色比較相當，這是我們在檢查這一階段文學作品的工作中所得出的初步結論。

三、為了更進一步討論“兒”尾音值的變化，我們暫不停頓在前面所得出的結論上面，另外利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和「宋元南戲百一錄」的兩種材料，考

① “n”代替舌面鼻音和舌面擦音的結合體。

察一下，看和我們的初步結論，有沒有什麼抵觸的地方：

張協狀元^①：“(惠)乙類、匣三、(至)甲類、照三、(知)乙類、知三、(兒)甲類、日三、(堦)乙類、心四。”

全書^②：“(蹊)乙類、溪四、(底)乙類、端四、(歸)乙類、見三、(伊)乙類、影四、(兒)甲類、日三、(議)乙類、疑三、(起)乙類、溪三、(細)乙類、心四、(啓)乙類、溪三。”

全書^③：“(繫)乙類、見四、(飛)乙類、非三、(梨)乙類、來四、(兒)甲類、日三、(里)乙類、來三。”

官門子弟錯立身^④：“(疑)乙類、疑三、(幃)乙類、喻三、(兒)甲類、日三。”

全書^⑤：“(記)乙類、見三、(會)乙類、匣一、(兒)甲類、日三、(飛)乙類、非三、(制)乙類、照三、(背)乙類、幫三、(泥)乙類、泥四。”

小孫屠^⑥：“(攜)乙類、匣四、(伊)乙類、影三、(兒)甲類、日三、(易)乙類、喻四、(奇)乙類、羣三、(兒)甲類、日三、(宜)乙類、疑三、(兒)甲類、日三、(美)乙類、明三、(兒)甲類、日三。”

全書^⑦：“(地)乙類、定四、(德)乙類、端一、(氣)乙類、溪三、(兒)甲類、日三。”

王祥行孝^⑧：[仙呂入雙調過曲]（山東劉袞）“（起）乙類、溪三、（垂）乙類、禪三、（飛）乙類、非三、（威）乙類、影三、（的）乙類、端四、（遲）乙類、澄三、（尺）乙類、穿三、（魚）不與甲乙兩類、（兒）甲類、日三、（回）乙類、匣一、（起）乙

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十一，第二十五頁。

② 全上書第二十七頁。

③ 全上書第五十四頁。

④ 全上書第五十五頁。

⑤ 全上書第五十九頁。

⑥ 全上書第四頁。

⑦ 全上書第五頁。

⑧ 錢南揚先生輯「宋元南戲百一錄」91頁。

類、溪三。”

王祥行孝[中呂過曲][漁家鎗]①：“(兒)甲類、日三、(恹)乙類、心四、(幃)乙類、喻三、(悽)乙類、清四、(意)乙類、影三、(隨)乙類、邪四、(催)乙類、清一、(起)乙類、溪三、(睡)乙類、禪三。”

何推官錯認屍[仙呂過曲][掉角兒序]②：“(日)乙類、日三、(義)乙類、疑三、(輩)乙類、幫一、(意)乙類、影三、(兒)甲類、日三、(的)乙類、端四。”

孟姜女送寒衣[越調過曲][鎗鐏兒]③：“(裔)乙類、喻四、(地)乙類、定四、(衣)乙類、影三、(裏)乙類、來三、(泥)乙類、泥四、(里)乙類、來三、(兒)甲類、日三。”

王祥行孝[仙呂過曲][八聲甘州]④：“(里)乙類、來三、(侍)甲類、禪三、(疑)乙類、疑三、(子)甲類、精四、(語)不與甲乙兩類、(兒)甲類、日三。”

孟月梅寫恨錦香亭[正宮犯調][三十腔]⑤：“(極)乙類、見三、(戚)乙類、清四、(息)乙類、心四、(爲)乙類、來三、(急)乙類、見三、(力)乙類、來三、(義)乙類、疑三、(日)乙類、日三、(役)乙類、喻四、(你)乙類、娘三、(知)乙類、知三、(水)乙類、審三、(禮)乙類、來三、(非)乙類、非三、(期)乙類、羣三、(兒)甲類、日三、(氣)乙類、溪三、(帶)乙類、端一、(吹)乙類、穿三、(機)乙類、見三(計)乙類、見四、(事)甲類、牀三、(理)乙類、來三、(事)甲類、牀三、(的)乙類、端四、(裏)乙類、來三、(配)乙類、滂一、(爲)乙類、喻三、(是)甲類、禪三、(記)乙類、見三、(兒)甲類、日三、(期)乙類、羣三、(例)乙類、來三、(理)乙類、來三、(瑞)乙類、禪三、(飛)乙類、非三、(世)乙類、審三、(宜)乙類、疑三、(兒)甲類、日三、(里)乙類、來三、(枝)甲類、照三、(麗)乙類、來四、(增)乙類、心四、(齊)乙類、從四、(利)乙類、來三、(被)乙類、並三、(起)乙類、溪三、(眉)乙類、明三、(時)甲類、禪三、(幾)乙類、見三、(時)甲類、禪三、(費)乙類、敷三、(時)甲類、禪三、(厄)甲類、照三、(始)甲類、審三、(契)乙類、溪

① 錢南揚先生輯「宋元南戲百一錄」81頁。

② 全上書151頁。

③ 全上書77頁。

④ 全上書84頁。

⑤ 全上書104頁。

四、(會)乙類、匣一、(媒)乙類、明一、(備)乙類、並二、(易)乙類、喻三、(詩)甲類、審三、(兒)甲類、日三。”

上面「永樂大典戲文」及「南戲百一錄」中的材料都間雜有元代的成份，但這幾部作品中雖然宋元兩代的成份都有，而我們就這樣一個問題檢查起來，它所反映出來的系聯特點却是完全相同的。這個特點不惟不同于南宋時期的一般情況，而且和元代的發展主流也不相同。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那就不單純是時間發展的問題了，因此在這兒我也就沒有去區分這些材料的宋元成份的問題。這些材料所反映出來的特點，和上面董西廂的結論，剛剛相反，就是說“兒”詞尾幾乎全部出現于乙類韻之中，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不過這幾部分的絕大多數乙類字中還雜有少數的甲類字，而這些甲類字中除掉極個別的像“子”這一類的精組字外、其餘全部都是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禪三這一組的字，這是一種系統的有規律的加入，決不能和個別的例外字一樣看待。它為什麼不是系統的照二組加入而是照三組加入呢？照上面董西廂的情況看來，照三組絕大多數與甲類系聯，我們認為它可能已經處在由硬變軟由細變洪的動勢之中。現在從這幾部作品看，照三組又一系列地加入乙類，這應當如何處理呢？我認為假如是照二精四系統加入乙類，倒是很奇怪的事，照三的加入，却並不難理解，正因為它處在演變的動勢之中，可能由于時間上轉化程度的深淺不同，因此在某些作品中反映出來，很多與甲類為伍，有些作品反映出來又與乙類系聯，而精四照二兩組就絕對看不出這樣的態度，自始至終是倒向甲類一邊，不過在這兒甲類照三加入乙類的數量畢竟是很少的（乙類中有照三組字），大量普遍的仍然是一般乙類的字，因此我們在交代了照三的特殊情況以外，仍然是從全部材料的總的傾向出發，把甲乙兩類，分別看待，因為兩類隊伍的系統性，仍然是非常分明的。現在再回到兒音系聯的問題上來，上面董西廂中的“兒尾”全部與甲類為韻；這裏的“兒尾”又全部與乙類為韻，與甲系聯，音質就應當屬 I 或 e_r 的範圍；與乙系聯，則基本上仍應停留在 i 的階段。這兩類材料，同屬於南宋作品（後者有元代成份，但系聯特點相同故未予區別）而系聯的結果却恰恰相反，我們究竟應當何所據而決定“兒”尾的音值呢？我想這一個膠轕，單純在時間觀念上繞圈子，是不成功的，應當把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聯系起來考慮，才可能解決問題。我們知道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和南戲材料，應屬於南方作品的範圍，因之在語言方面不可避免地也會表現出一些南音的特點來，董西廂創作于金章宗時代，屬北音系統無疑，搞清楚了這一個問題以後，其次再從現代漢語的方言來考察一下，就不

難解決這個問題了，現在吳語區如上海蘇州等地的方音，“兒”都唸作“ $\dot{n}i$ ”^①聲母是舌面中鼻音，韻母是高元音“ i ”，基本上很近似“兒”字的中古構擬音質，足見南方吳語區的“兒”音，發展得是比較慢的，直到現在，基本上還存留着中古三等細音的面貌。其它如高麗“兒”的譯音爲“ i ”日譯漢音爲 $\dot{q}i$ ^②日譯吳音和越南譯音是 $\dot{n}i$ （舌面前鼻音），這都和南方吳語區保存中古“兒”音音值的情況，大致相近。至於北音系統，“兒”音至晚自中原音韻以來，由細變洪是已經公認無疑的，那麼它的音值在元代不是“ rI ”就會是“ er ”；決不可能是 $\dot{n}i$ 。由此我們再回頭聯系到上兩類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對立情況，就不難解決了，在永樂大典戲文及南戲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兒”與乙類系聯的情況，正是南方吳音系統發展的傾向，“兒”至今在吳語區基本上還停留在細音階段，就是絕好的證明；在董西廂中所反映出來的“兒”與甲類系聯的情況，正是北音系統發展的一般趨勢，我們推測“兒”音在當時很可能已經由 $\dot{n}i$ 向“ rI 或“ er ”的方向急劇轉化了，今天大北方話幾乎全部唸“兒”作“ er ”，就是最現實的證據。

最後，我們還要問一問，“兒”在南宋階段，它的音值究竟是 rI 或 er 或者是正在由 rI 向 er 的過渡之中呢？這種細微的音值之辨，就很難決定了，假如一定要推測這一個問題，我想只有聯系到與兒詞尾關係最切的“輕音”來考慮。照現代漢語的情況看，凡是虛化透了的詞尾，就容易形成輕音，“子、兒、頭”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我們逆推在南宋已經虛化透了的“兒詞尾”，也很有形成輕音的可能。按照一般音理推測，形成輕音以後，由“ rI ”變成“ er ”的可能性，就會大得多，因為輕音尾唸“ rI ”（捲舌擦音帶舌尖後元音）是很吃力的，至少它會向摩擦減少的半元音[ɹ]（舌尖後部位的半元音）過渡，最後就非得要變成這個輕鬆愉快的捲舌元音“ er ”不可，這是非常自然的音變過程。但“兒詞尾”的輕音化，在南宋時代是否已經成熟，就現有材料，還無法論斷。我想試用一個方法可以幫助考訂兒尾輕音成熟的時代問題。試在同一時代的作品中，找出語言環境相同條件相同的若干個兒化詞，假如發現有的見諸文字附有“兒”尾，有的省去了“兒”，從這兩種情況的比較中就很容易看出一個題：只有當兒詞尾虛化透了完全形成輕音

① 此處“ $\dot{n}$ ”代標舌面中鼻音。

② $\dot{q}$ 代標舌面塞擦的濁音。

以後，才有可能讓人們在文字記錄上忽於記載。如在宋元詞曲中有很多“些兒箇”、“些兒個”、“些兒子”這一類的詞兒，同時在元人小說中我又發現過像“些箇”這一類的詞兒，按照詞氣和語言環境說，應當都是兒化詞無疑。與前面幾個習用的兒化詞比較一下，我想就很有可能是因為形成輕音以後，才忽略了把兒尾用文字記錄下來。請看今天老舍先生作品中的兒化詞，有的附書“兒”尾，有的就不書“兒”尾，這個道理，完全相同。但在某一個時期的材料掌握得還不夠多的時候，就很難幫助我們有力地說明這個問題。不過，我們可以這樣推想，南宋時代的兒詞尾既然已經虛化透了，那就很有形成輕音的可能，因之它的音值也就很可能處在由“rɪ”向“ɪ”或“er”的過渡形態之中。而且我認為唸地道“rɪ”的可能性，還應當少得多，因為通過輕音唸一個地道的“rɪ”的音值（聲母是舌尖後部位的濁擦音，韻母是舌尖後元音）確實是很費力的。假如“兒”的音值真正是“rɪ”^①那就很難唸出輕音，假如我們肯定地認為“兒尾”虛透以後形成輕音的可能性很大的話，那“兒”的音值是“rɪ”的可能性就很少很少了。

因此我認為在南宋階段“兒”尾的北方讀音不是[ɪ]就是“er”，很少可能還停留在“rɪ”的階段，更不可能是“nie”的階段。這雖是一個大胆的擬測，但也是從逐步分析研究前面一系列的語言材料中所得出來的一個初步結論，而且把這一個階段的音值擬測放在“兒”音各階段演變的歷史程途中，串聯起來一看，也是順理成章合乎發展規律的變化，它可以把漢語“兒”音歷史發展的一貫性，給我們標示出來，從而幫助我們開展漢語普通話的兒化韻的推廣工作。

我的結論，暫時只能如此，單純從我現在所採取的一種方式進行研究，只可能得出這樣一個粗略的結論，假如我們一定要把它的音值，構擬得非常精細入微，那倒是不合理的事情。

我熱愛我們的普通話，我熱愛我們優美的兒化韻，我相信今後兒化韻會伴隨着普通話的推廣，而廣泛地流行到每一個方言區域去。盡管在推廣過程中，還可能遭遇到種種困難，乃至有一部份同志會起而反對，但我們把兒化韻作為普通話完整的音位系統中的有機的一環來看，從它的音色的富於變化性和表達作用的多樣性來看，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從語音演變的長期過程來看，我相信它今後一定會逐漸地為全國各地方言區的人民羣衆所掌握，而成為我們漢民族共同語語音系統方面的最優美的

① 「中原音韻研究」155頁。

特色之一。我禁不住熱情鼓勁，摸索着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寫了這一篇文章。儘管錯誤百出，但我實在是滿懷熱誠，想幫助推動兒化韻的發展，假如我的工作還能夠發生一點兒積極作用，那真是我再高興不過的事了。

本文寫作開始，多承魏建功師指導，在對證文學資料方面又得到浦江清、程千帆兩位教授很多幫助，學報審稿過程中，周大璞、傅銘第兩位先生又對我提了不少寶貴意見，最後呈正於劉博平、黃燿先二師，臨當付排時袁家驊師又寄來了他和王了一師的很多指正的意見，謹此致謝。由於付排時間迫促，來不及考慮師友的意見，重新修改，本文只算是一篇學習筆記的初稿，繼續學習一段時間以後，我想爭取機會再比較全面地稿一下這個問題。